《思物招領處》

劇本內文

場：1	景：智仁宅	日	人：智仁、嫚芸、鎮宇

△ 房間的牆面擺滿了書架與陳列櫃，書架上擺滿了各式漫畫和新聞學的相關書籍；陳列櫃裡的則是許多電影人物或卡通人物的公仔。唯有與房門同一側的牆面沒有任何櫃俱，只張貼了數張拼接在一起、幾乎與牆面等寬的軟木留言板。
△ 智仁將一張新聞報導用圖釘釘在軟木留言板上的左上角。
△ 報導上的記者署名為「陳智仁」。
△ 智仁向後退到可以縱覽整面軟木留言板的位置，只有角落有一篇智仁方才釘上的報導，那是篇刊在頭版頭條的新聞，內容是關於一位立委酒駕肇事逃逸的報導。
△ 智仁緊盯著那篇報導，嘴角不自禁微微上揚。
△ 房門猛然被打開。

鎮宇：大記者，別一直躲在房間裡了，還不快出來喝酒。

△ 客廳四處凌散著幾罐空啤酒罐，桌上幾盒披薩都被吃了幾塊。
△ 智仁、嫚芸、鎮宇三人成品字型站著，各舉起一罐啤酒。

鎮宇：敬未來的大記者，台灣的公理正義以後就靠你監督了。
智仁：敬鎮宇新成立的工作室案子接到手軟。
嫚芸：敬大家身體健康。

△ 三人將啤酒湊到嘴邊，仰頭猛灌。
△ 嫚芸從一個樣式精緻的紙提袋中拿出一個黑色絨盒，遞給智仁。
△ 智仁一臉疑惑接下盒子。

嫚芸：雖然你過幾天才生日，但我覺得今天這個時機點也挺不錯的，生日快樂。

△ 智仁打開盒子，裡面是支造型簡潔俐落的CK手錶。
△ 鎮宇從他的揹包拿出一台拍立得相機。

鎮宇：來，壽星和美女合照一張。

△ 智仁和嫚芸，一人用左手、一人用右手，一起捧著錶盒，對著鏡頭微笑。

△ 拍立得的閃光燈閃起，畫面充斥著強光，變得一片雪白。
△ 淡入。
△ 客廳裡的空啤酒罐數量激增，原先裝啤酒的箱子裡的空罐堆疊得有如一座小山。
△ 智仁躺在一張長沙發上醉得不醒人事，嫚芸坐在同一張長沙發上，一臉愛惜地望著智仁，一手輕撫著智仁的臉頰。
△ 鎮宇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上抽著菸。

鎮宇：他的酒量怎麼還是那麼糟，幾乎都是我們在喝，結果卻是他先醉了。

△ 嫚芸繼續輕撫著智仁，鎮宇一口菸一口啤酒，兩人間忽然一陣靜默。

嫚芸：鎮宇，你知道他前幾天向我求婚了嗎？
鎮宇：怎麼可能不知道，他求完婚的隔天就跑來向我敲時間，我要幫你們拍婚紗照，還說什麼你們是我工作室成立的第一組客人，要我打折，也不問我價錢，就硬塞了一筆少不啦嘰的訂金，這小子根本趁機敲我竹槓嘛。

△ 嫚芸望向鎮宇，臉上露出一個勉強硬擠出、不含半點愉悅成份的笑臉。

嫚芸：真可惜，我們當不成你的第一組客人了。

△ 鎮宇正好在喝啤酒，聽到嫚芸的話，被啤酒嗆了一下，噴出了一小口。

鎮宇：嫚芸，妳還好吧？妳是不是也醉啦？
嫚芸：我的酒量你應該很清楚才對。
鎮宇：我很清楚妳的酒量，但我不清楚妳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。

△ 嫚芸目光再次回到智仁的臉上，眼眶已有淚水在打轉。

嫚芸：前幾天他向我求婚的時候，我真的很感動，我從沒想過，也不敢去想，我們之間的結局會是什麼。他給我的，已經遠遠超出我的預期了，我很滿足了，但我不會嫁給他。
鎮宇：那妳幹麻要答應他的求婚？
嫚芸：我希望他這幾天過得開心點。
鎮宇：那以後怎麼辦？妳答應他的求婚後又拒絕他，他不瘋掉才怪。
嫚芸：鎮宇，我想拜託你一件事。

△ 鎮宇吸了一口菸，緩緩吐出白色的煙霧。

鎮宇：每次妳用這種口氣說話的時候準沒好事。

△ 嫚芸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名片大小的紙卡遞給鎮宇。
△ 鎮宇接過紙卡，滿臉驚訝。

鎮宇：這…妳是打算…？

△ 嫚芸目光意有所指的落向沙發上的智仁。

鎮宇：媽的，果然沒好事。

△ 鎮宇用力吸了口菸，從嘴裡大力噴出濃濃白煙。
△ 畫面填滿了裊裊白煙，久久不散。
△ 煙霧繚繞中，上片名。

片名：**思物招領處**

場：2	景：智仁宅 —客廳	夜	人：智仁、筱嵐

△ 淡入
△ 智仁打開公寓玄關大門，才剛走進玄關腳步就頓止，楞楞地看著前方。
△ 約五、六坪大的客廳，地板、沙發、桌子、電視櫃等處處可見或揉縐或撕碎紙張四散在各處，還有一些幾支支離破碎、四肢分離的電影人物公仔散落一地。
△ 智仁隨手扔下公事包，脫下皮鞋，急忙衝進客廳，拾起四散的公仔。

智仁：發生什麼事了，你們怎麼會變成這樣？
筱嵐：陳智仁！

△ 智仁被突如其來的叫聲嚇了一跳，筱嵐站在他的正後方，神色不悅瞪著他。

智仁：發生什麼事了？家裡遭小偷？
筱嵐：沒有小偷，是有騙子。
智仁：騙子？
筱嵐：你為什麼偷藏了一本日記？
智仁：妳在說什麼？什麼日記？

△ 筱嵐將一本硬皮日記朝智仁胸口扔了過去，日記擊中智仁胸口後掉在地板上。
△ 智仁蹲下拾起日記。
△ 智仁翻開日記，裡面早已被撕得稀爛，處處是缺頁或破損。

筱嵐：你如果還有偷藏其它和前女友有關的東西，最好現在全部拿去丟掉。
智仁：不要生氣嘛，我對這日記根本就沒印象，會不會是前任屋主留下來沒清乾淨的？

△ 筱嵐從地上撿起一張有些揉皺的拍立得照片舉到智仁面前。
△ 照片是智仁和嫚芸的合影。

筱嵐：那個前任屋主未免和你長得也太像了吧。
智仁：旁邊這個女的是誰？
筱嵐：你還敢問我她是誰！
智仁：我是真的不知道她是誰嘛。
筱嵐：陳智仁，你知不知道你很不會演戲。你馬上把客廳掃乾淨，這本日記拿去扔了。
智仁：客廳我掃？
筱嵐：你不掃，難道是我掃？
智仁：好，我掃、我掃。

場：3	景：社區地下室	夜	人：智仁

△ 社區地下一樓擺放了不同顏色的資源回收和收一般垃圾的垃圾筒。
△ 智仁提著一個垃圾袋，走到地下室。
△ 智仁掀開「一般垃圾」的垃圾筒蓋，正要將垃圾袋扔進去時猶豫了一下，改將垃圾袋扔進了紙類回收的垃圾筒內。

場：4	景：智仁宅	日	人：智仁

△ 陽光鑽過房內的百葉窗縫隙，將窗前的地面切成光影交替的明暗色塊。
△ 房內仍有些昏暗，但從窗外透進的光線已提供了足夠的照明，能清楚看見房內的陳設。數個擺滿書籍的書櫃，還有幾座放滿各類電影或動漫人物的公仔的玻璃陳列櫃。
△ 靠房門那面牆上的軟木留言板貼滿了新聞報導，署名的記者皆為「陳智仁」。
△ 智仁睡死在雙人床上，嘴巴微張，唇角有道口水乾涸後所留下的白色粉狀痕漬。
△ 房內唯一的聲響是智仁的打呼聲。

△ 床頭旁的矮櫃上有三個分別為美國隊長、鋼鐵人、蝙蝠俠人物造型的鬧鐘，時間皆為八點五十九分，但秒鐘各有幾秒時間差，非完全一致。
△ 九點整，三個鬧鐘接連鈴聲大作，房內原本靜謐的氛圍完全部打破。
△ 智仁穿著睡衣，滿頭亂髮，邊刷著牙，邊從浴室晃到客廳。
△ 客廳的桌上留有一張紙條。
△ 智仁拿起紙條，內容寫著「鼻鼻對不起，昨天對你發脾氣，我真的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廚房的保溫箱裡面有早餐，要記得吃哦！我這今天晚上要出發去台中參加研習營，下星期三才回來，要想我喔！啾~」
△ 智仁打開廚房餐桌上的保溫箱，一個瓷盤上擺了幾片烤土司、兩根熱狗、一個荷包蛋，蛋上用蕃茄醬畫了一個笑臉。
△ 智仁臉上露出幸福的笑容，拿起一片烤吐司咬了一口。
△ 智仁在站在房中的衣櫃前挑選服裝。
△ 智仁已換好外出服，一件格子短襯衫和及膝短褲，在房內東翻西找。
△ 智仁在客廳四處走動，目光不停游走，找尋著某樣事物。
△ 擱在桌上的手機鈴響，智仁接起手機。

鎮宇：(OS)老兄，沒睡過頭吧？
智仁：廢話，我鬧鐘可不是白買的。

△ 智仁邊講電話，邊持續在客廳繞行、尋找某樣事物。

鎮宇：要是你再睡過頭，今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個超大型鬧鐘。
智仁：靠，我才送你鐘咧！你死的時候記得通知我啊。
鎮宇：沒問題，到時我會把訃文燒給你。

△ 智仁目光落在電視機櫃上所放置的一個可愛動物造型雜物籃。
△ 雜物籃裡有幾串鑰匙、帳單、發票、面速力達姆等小物件，一支銀色錶帶從雜物中露出一截。
△ 智仁拎起那截錶帶，一支銀錶從雜物中騰起。

智仁：蛤？燒什麼？
鎮宇：沒事，晚點見，掰。

△ 智仁將手機放到雜物籃旁，將手錶戴上。
△ 智仁在戴上手錶的同時，注意到雜物籃裡有張僅剩左半張的拍立得照片。

△ 拍立得下方空白處，有兩行涓秀的字跡，內容的右半邊被截斷，僅剩第一行Make the most o和第二行and the least of al。
△ 智仁急忙脫下手錶，翻到錶的背面，背面刻著「Make the most of that comes, and the least of all that goes.」
△ 智仁瞪大眼望著那半張拍立得照片。

場：5	景：社區地下室	日	人：智仁

△ 智仁腳步匆忙奔到地下室一樓的垃圾集放處，掀開紙類回收筒的蓋子，裡面已換上新的塑膠袋，空無一物。
△ 智仁打開其它幾個垃圾筒的蓋子，全都空空如也。
△ 智仁看了手錶上的時間，旋即急忙奔上樓。

場：6	景：社區外街景	日	人：智仁、鎮宇、清潔婦

△ 一位清潔婦人推著一輛平板推車，板車上放了幾大袋垃圾，從社區大門離開，她婦沿著人行道緩緩前進。
△ 智仁從社區大門急奔而出，左右張望，看見清潔婦漸行漸遠的身影。
△ 智仁衝到清潔婦的面前，擋住她行進的方向，兩手撐在膝蓋上，彎著腰大口喘氣。

清潔婦：帥哥，阿你跑這麼急做什麼？
智仁：對不起…我有東西…不小心丟進回收筒…借我找一下。
清潔婦：沒關係，你慢慢找，姐姐不趕時間。

△ 智仁每袋垃圾都打開，其中一袋溢出惡臭，他要捏著鼻子閉氣找、還有一袋有湯汁沾到了他的手。
△ 智仁終於找到他昨天扔的那袋回收垃圾，他用沒被湯汁沾到的手拎起裝了破碎日記的垃圾袋。
△ 一輛轎車從智仁和清潔婦的身邊開過，忽然急煞，又緩緩倒車，駕駛座的車窗降下，鎮宇面帶嘲笑望著智仁。

鎮宇：你換工作啦？

場：7	景：汽車旅館PARTY房（回憶）	夜	人：智仁、嫚芸、鎮宇、友人若干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大廳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△ 鎮宇拿著克風高聲唱著動感舞曲，沙發上坐滿了友人，有的在喝酒划拳，有的人和著鎮宇的歌聲一起唱，有的人在聊天。
△ 智仁從廁所走出來，臉色頹糜，一手輕撫著腹部，腳步拖著地板緩行。
△ 智仁坐到沙發空位上，面色痛苦。
△ 一名友人拿著兩杯酒，坐到智仁旁的空位。

友人A：來，智仁，我敬你一杯！

△ 智仁擋開對方遞過來的酒杯。

智仁：不行、不行，我不行再喝了。
友人A：沒有什麼不行的啦！快喝。

△ 友人硬是要將酒杯塞到智仁手裡，智仁忽然臉色一變，站起身衝向廁所，離開時不慎將友人的一杯酒撞翻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廁所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△ 智仁匆忙竄進廁所，快速將褲子褪下，坐到馬桶上，表情一開始很痛苦，一會兒變得很舒爽。
△ 歡唱聲和喧鬧聲穿透廁所的隔音，隱隱在廁所裡回盪著，有若被悶在某種容器的樂音和喧鬧聲陡然增大，廁所門突然被打開，一道長長的人影落在智仁身上。
△ 智仁看向廁所入口，整個人驚呆了。
△ 嫚芸搖搖晃晃走向馬桶的方向，醉得完全沒注意到馬桶上的智仁，她一徑歪歪斜斜朝馬桶前進，走到馬桶前跪了下去，兩手靠在智仁的大腿上，臉部正對著智仁如「V」字型張開的大腿中間，狂嘔了起來。
△ 智仁瞠目結舌看著趴在他的大腿之間嘔吐的嫚芸，完全不敢有任何動作，整個人如雕像般僵硬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大廳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△ 鎮宇拿著一杯酒四處找尋智仁。

鎮宇：你有沒有看到智仁？
友人B：智仁？剛才好像看到他去廁所了。

△ 鎮宇踩著顫巍巍的步伐往廁所的方向走去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廁所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△ 智仁維持著雕像般的姿勢。
△ 嫚芸停止了嘔吐，昏睡在智仁的大腿間，她趴睡在智仁腿間的姿勢很引人遐想。
△ 鎮宇猛然拉開廁所門。

鎮宇：智仁，你躲在廁所裡——

△ 鎮宇驚呆在廁所入口望著馬桶上姿勢曖昧的兩人。
△ 智仁張嘴瞪眼回望鎮宇。
△ 昏睡的嫚芸發出了嘔吐聲醒了過來。
△ 嫚芸抬起頭，睡眼迷矇，看到智仁坐在他面前時嚇得酒醒了大半，她視線往下移動，發現智仁沒穿褲子，正要尖叫時，忽然一陣作嘔，狂嘔了起來。
△ 下一場鎮宇的OS先IN

鎮宇：(OS) 那天是我的生日，但鋒芒都被你們兩個給搶走了。

場：8	景：智仁宅—客廳	日	人：智仁、鎮宇

△ 客廳桌上擺了張中間有被撕開的痕跡的拍立得照片，左半張即是場6曾出現的半張照片，那是張智仁與嫚芸的合照，拍立得空白處寫著「Make the most of that comes, and the least of all that goes.」
△ 照片裡的智仁手裡拿了個蓋子被掀開的小盒子，盒子裡裝了一支錶，正是智仁現在手腕戴著的錶。
△ 客廳地板上鋪滿了許多張由碎紙頁拼湊好的日記。
△ 智仁坐在地板上，手裡拿著幾張用膠帶黏好的日記，專心地閱讀著。
△ 鎮宇湊近在智仁身後，瞇縫著眼一起看著智仁手中的日記。

智仁：這本日記明明都是我的筆跡，為什麼我完全想不起來日記裡的事情？還有這個叫嫚芸的女孩，既然她是我的前女友，為何我對她完全沒印象？

鎮宇：其實你曾經發生過一場很嚴重的車禍，傷到了腦子，那場車禍之後，很多事你都忘了。你還記得幾年前向我借過十萬塊嗎？

智仁：你怎麼不乾脆說我是向你借一百萬？

鎮宇：怕金額太大你還不起。

智仁：拜託你認真一點，還有很多頁沒拼好。

鎮宇：你不是下星期要向筱嵐求婚，我們今天的行程不是要準備surprise party嗎？怎麼變成在家玩拼圖了？

△智仁脫下手錶，舉到鎮宇面前。

智仁：你以前告訴我這支錶是你送的？

鎮宇：是啊，你不喜歡我送鐘，所以我改送錶啊。

智仁：錶的後面刻了什麼字？

鎮宇：不就是產地什麼的嗎。

智仁：Make the most of that comes, and the least of all that goes.

鎮宇：蛤？什麼意思？

智仁：意思就是錶不是你送的。

鎮宇：我的英文雖然不是很好，但你剛剛那句話應該不是這樣翻的吧。

△智仁拿起桌上那張他與嫚芸合影、被撕毀又重新貼合的照片。

智仁：錶是她送的。

鎮宇：你的推理能力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啊，福爾摩斯。

智仁：所以別再隱瞞我了，華生。

鎮宇：你那是什麼話，我對你向來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

智仁：是嗎？那你解釋一下，剛剛我們趴在地上拼日記的時候，我看到你偷偷把一張小卡片塞進口袋裡，那卡片是什麼？

△鎮宇忽然斂起一直吊啷噹、嘻皮笑臉的模樣，神情轉為嚴肅，回望智仁。

場：9	景：思物招領處門外	昏	人：智仁

△一隻手用食、姆兩指捏著『思物招領處』的名片一角。

△智仁抬頭望向思物招領處的招牌。

△智仁走向大門，入口處的自動門滑開。
△下一場的音樂先IN，是首七〇年代的爵士樂。

場：10	景：書店	昏	人：筱嵐、老闆（男，四十歲上下）

△ 爵士樂持續低聲播放。
△ 書店的入口是扇木門，門的上半部嵌了塊有彩繪的霧面玻璃。
△ 一隻纖細白皙的手將木門推開，懸吊在門上的風鈴發出清脆的叮鈴聲。
△ 一雙細足穿著高跟鞋踏入門內。
△ 筱嵐穿著入時，化了淡妝，邊往裡走邊環視店內景物。
△ 這是間獨立書店，木質拼貼地板，牆壁覆了層仿木紋飾的壁貼，數張鑲框的黑白電影海報掛在牆上，略顯昏暗的暖黃燈光均勻鋪在整座空間，一切散發出一股古色古香的樸質感。
△ 書架並未明確分門別類，一座書架上會看到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，甚至是不同國家的文字，各書架上零散擺放一些古舊童玩，其中一個角落的陳列架上擺滿了黑膠唱片，一台喇叭造型的黑膠唱機擺在陳列架旁，黑膠唱片在撥放機上等速轉動著，樂音從唱機流瀉而出。
△ 筱嵐在書架間的走道緩步而行，隨意瀏覽著架上書籍。
△ 筱嵐佇足在一座都是擺放手作物品的書架前，架上有手工書、手工筆記本、各式手工文具等。
△ 一本書脊上繪有如達利畫作般的「軟化時鐘」的手作筆記本吸引了筱嵐的注意，筱嵐將該筆記本抽出。
△ 筆記本的硬皮封面上繪有許多色彩、形狀、大小皆不一，有如一片片火腿般癱軟的時鐘。

△ 筱嵐翻開內頁，有不少頁也在書頁角落以手工方式繪製著軟化的鐘。
△ 筱嵐將記事本拿到櫃台結帳，站在櫃台裡的老闆是位相貌斯文，戴了副黑框眼鏡的男子。

△ 老闆將記事本裝進一個繪有復古人物和店名「往日時光」的手提紙袋，交給筱嵐。

老闆：小姐，妳長得還真像我一位朋友，妳剛才一進來，我還把妳誤認成是她。說來真巧，妳買的這本記事本，就是我那位朋友親手作的。
筱嵐：我很喜歡她的畫風，希望有機會能見到她，和她作個朋友。
老闆：沒問題，只要妳常來我們店裡，就有機會遇到她。
筱嵐：老闆，你們這間店的風格真特別，那些黑膠唱片和童玩都是你的蒐藏嗎？
老闆：是啊，從以前我就愛買一堆雜七雜八的，我老婆常向我抱怨家裡都快被我這些破爛給塞滿了，所以我想說拿出來賣給喜歡的人。

筱嵐：這些應該都是你很喜歡的蒐藏吧，你怎麼捨得拿出來賣？
老闆：其實我是想趁機清出一些空間，這樣才可以再買新的蒐藏。而且有些東西一直屯積在我家積灰塵，好像有點埋沒了這些好東西，所以我才決定賣掉這些蒐藏。

△ 筱嵐看到老闆後方牆上的時鐘，驚覺時間已有些晚了。

筱嵐：老闆，我還要去趕著搭車，下次再找機會來光顧。
老闆：沒問題，隨時歡迎。

場：11	景：智仁宅—客廳	昏/夜	人：智仁、嫚芸

△ 夕陽從客廳的落地窗灑落，將室內染成一片橘紅。
△ 智仁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，不時會看看手錶或手機，顯得很不專心。
△ 門外傳來腳步聲或其它一點小聲響，智仁就會立刻站起來望向門口，等了一會兒，外面的腳步聲漸行漸遠，並未停留在門外。
△ 太陽愈漸西沉，投入屋內的光線漸漸轉為藍紫色系的昏冷色調。
△ 智仁撥打嫚芸的電話，但電話全被轉進語音信箱，無法接聽。
△ 智仁進房拿了件外套，拎起客廳桌上的車鑰匙，離開家門。
△ 時間跳接到晚上，就著窗外篩落的月光，僅能依稀辨識出客廳各物件的輪廓，只有較接近落地窗的物品才能較清楚辨識出全貌。
△ 玄關處的大門傳來鑰匙轉動的聲響，智仁開門入內。
△ 智仁按下大門旁的電燈開關，客廳剎時一片光亮。
△ 智仁瞥見一個人影坐在沙發上，嚇了一跳。
△ 嫚芸坐在沙發上，蜷起兩腿，雙手環抱著膝蓋，下巴支在兩膝間，即使智仁走向她，她的視線還是凝向前方，完全不看智仁一眼。

智仁：妳跑去哪了？電話又一直打不通，妳知不知道我有多擔心妳？

△ 嫚芸視線仍舊像沒焦距般空洞地盯著前方。

嫚芸：我看今天的天氣不錯，想出去走走，可是才出門沒多久，我就想不起來自己要去哪裡，後來我想回家，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我就是想不起來回家的路，我想打給你，可是我手機沒電了…

△ 嫚芸抬起頭，望向智仁的雙眼裡噙著淚水。

嫚芸：智仁，會不會有一天，我會連你都忘記？

△ 智仁憤怒的神情立刻軟化、柔和，坐到嫚芸旁邊，將她擁入懷中。

智仁：妳不是在預留要我把甩掉的伏筆吧？故意裝作不記得我，然後跟我提分手。我才不會讓妳趁心如意，我不准妳忘記我。

△ 嫚芸緊擁著智仁，一直強忍著的淚水潰堤而出。

場：12	景：智仁宅—房間	夜	人：智仁、嫚芸

△ 嫚芸在床上熟睡著。
△ 智仁坐在書桌前，就著一盞讀書燈寫日記。

智仁：(OS)嫚芸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，今天，當她看著我，問我「會不會有一天，我會連你都忘記」的時候，雖然我一副很有把握的樣子，擔保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，其實，我比她更害怕，有一天，她真的會把我忘記。

△智仁把筆放下，闔上日記。
△下一場櫃台小姐的叫號聲音先in。

櫃姐：(VO)陳智仁先生，陳智仁先生在不在？

場：13	景：思物招領處	昏	人：智仁、櫃台小姐（以下用「櫃姐」簡稱）、客人若干

△ 智仁坐在候位的長椅裡，手中捧著已破破爛爛的日記專注閱讀著。

櫃姐：陳智仁先生在嗎？

△ 智仁終於驚覺到叫號聲，匆忙闔起日記，站起身走向櫃台。

智仁：在、我在。
櫃姐：走廊進去右手邊第二間診間。
智仁：謝謝。

場：14	景：緡紗工作室	夜	人：智仁、鎮宇

△ 這是間狹長型的緡紗工作室，長邊的兩邊牆面皆有裝有上、下兩層橫桿，桿上吊滿了各式男、女禮服及配件，走到底是攝影棚，擺放了幾張古典靠背椅和一張沙發，各類燈具及燈架散放在棚內。

△ 智仁與鎮宇坐在一進門右手邊的一張接待桌邊。

鎮宇：你是認真的嗎？

智仁：當然。

鎮宇：你當初向報社請假是為了籌備求婚的surprise party，現在竟然忽然說要去什麼思物招領處動手術植回你的記憶！兄弟，你有沒有想過，當初為什麼你會去思物招領處把那段回憶拿掉？那肯定是段很痛苦的回憶，所以你才會想忘掉嘛。你會沒事把還要的東西丟到垃圾筒嗎？

智仁：問題是我根本什麼都想不起來。

鎮宇：問題是你根本就不該去想，你都是個要結婚的人了，幹麻還為了一個你壓根就不記得的前女友浪費時間？

智仁：更正，我只是打算求婚，不是結婚。

鎮宇：還不是一樣的意思，就好比做愛就是為了高潮，求婚就是為了結婚嘛，只是遲早的問題，有的人快一點，有的人慢一點，但是如果你一直還念念不忘那個前女友，說不定婚就結不成了，高潮沒了。

智仁：可以不要用這麼低俗的比喻嗎？

鎮宇：我的比喻一點也不低俗，是聽的人把我的話扭曲了。

智仁：我想拜託你一件事。

鎮宇：如果是借錢的話甭談，我這個月窮得只剩下骨氣。

智仁：對不起。

鎮宇：幹麻道歉？

智仁：認識你這麼久，我一直以為你是個沒骨氣的人，原來我誤會你了。

鎮宇：神經病，這有什麼好道歉的。

智仁：我想麻煩只剩下骨氣的你，幫我做一件很有骨氣的事。

鎮宇：媽的，一定不是什麼好事。

智仁：這幾天我想借助你家，這件事幫我保密，千萬別讓筱嵐知道。

場：15	景：智仁宅/台中某飯店房間	日	人：智仁、筱嵐

△ 筱嵐在飯店房間，智仁在家，以下畫面跳接。

筱嵐：取消？你取消幾次和我爸媽的飯局了？

△ 智仁邊講電話，邊翻閱那本拼貼過的日記。

智仁：妳別這麼生氣嘛，這也不是我能決定的啊，總編輯突然要我到南部追那條新聞，我總不可能用要和女友父母吃飯的理由拒絕吧，而且報社現在很缺人手，我如果不去，也沒其他人選了啊。
筱嵐：我看你根本就是在逃避和我爸吃飯，為什麼你不試著和他好好相處？
智仁：不是我不願意，是妳爸不試著和我好好相處。
筱嵐：算了，我這幾天已經夠忙的，我累了，想早點休息，再見。

△ 筱嵐一掛上電話，就氣得將手機扔到床上，一屁股坐到床沿。
△ 筱嵐瞥了一眼桌上那本頗有達利風格的記事本，走到桌前，翻開記事本，裡面已有幾頁寫滿了文字。
△ 筱嵐坐到桌前，拿起記事本旁的原子筆，開始動筆寫字。
△ 筱嵐寫字時，配合著她的OS。

筱嵐：(OS)五月二十五日，心情的天氣又是陰，智仁這個大白痴——

場：16	景：手術房	日	人：智仁、嘉興(醫師)、護士

△ 智仁躺在手術台上，臉上戴著氧氣罩，頭上戴了頂像安全帽的金屬儀器，上頭連接著許多線路，線路的另一端連結到電腦主機和螢幕上。
△ 嘉興打開手術台正上方的手術燈。
△ 智仁的眼裡充滿手術燈的強光。
△ 淡出。

場：17	景：房間(夢境)	夜	人：智仁

△ 智仁的主觀鏡頭。
△ 智仁的意識已有些模糊，眼皮時睜時閉，看到的景物時而清楚、時而模糊。
△ 他看著左手一道深深的割痕，從傷口所湧出的血呈暗紅色，已開始有些凝固。

△ 床單被血染深了一大片不規則狀的暗褐色塊。
△ 他吃力地翻坐起身，在模糊的視野裡搜尋著電話的蹤跡。
△ 他腳步虛浮無力地走向電視機櫃上的電話，用左手拿起電話，卻無力握牢，話筒摔到了地上。
△ 他搖搖晃晃蹲身彎腰，改用右手拿起話筒，左手食指按下數字鍵「110」。
△ 從話筒傳來110接線員的說話聲。

接線員：(OS)110您好，請問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呢？

△ 智仁張開乾燥龜裂的嘴唇想要回話，但吐出來的聲音卻不比蚊蚋大上多少。

智仁：救…救…命…

△ 智仁的視線突然歪斜，耳邊傳來一聲悶響，地板倏然出現在他的視野裡，緊貼在臉頰旁。

△ 他的視線愈來愈模糊，直到變成一片全然的漆黑。

接線員：(OS)喂，先生，請問您還在線上嗎？喂…

△ 淡出。

場：18	景：思物招領處觀察房	日	人：智仁、嘉興

△ 淡入。
△ 智仁眼皮微微顫動，沒多久猛然睜開雙眼，深呼吸幾口氣（從前一場的惡夢醒來）。
△ 智仁躺在一張病床上，置身在一間牆壁、椅子、燈具、桌子、窗戶、窗簾等物品全是白色的房間。
△ 智仁轉動頸部想看清身處的環境，但視線所見的景物都如同未正確對焦的畫面般有些模糊，眨了幾下眼睛後，視線才慢慢合焦。
△ 智仁坐起身，舉起手拉開左手衣袖，左腕上並沒有任何割腕所留下的疤，又拉開右手袖子，手腕處同樣沒有疤痕。
△ 智仁拿起床邊木櫃上的日記，翻開日記，指尖在頁面間快速移動，想找到有關意圖自殺的隻字片語。
△ 智仁的OS隨著指尖所滑過的字句而起。

智仁：(OS)今天是交往的一週年紀念日——為什麼每次都要為了一些無聊的小事吵架——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她身上——我們能否走到最後——她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了——她會不會——怎麼可能——我好累——

△一陣清脆的敲門聲響起，智仁在日記頁面上快速移動的手指和智仁的OS皆戛然而止。

智仁：請進。

△房門開啟，嘉興著一身醫師袍走進房內，手裡拿著一個A4大小的塑膠夾板。
△智仁闔上日記，放到大腿上。

嘉興：醒啦，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？
智仁：嗯…這張床不是太舒服。

△嘉興會心一笑，繼續翻看夾板上的資料。

嘉興：再觀察十二小時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可以辦離房手續。
智仁：醫生，我之前抽出的記憶全都植回了嗎？
嘉興：是的，手術過程相當順利，記憶全都植回了。
智仁：可是——我還是沒有任何關於那本日記的記憶，而且，我總覺得植入的那段記憶好陌生。
嘉興：別擔心，手術才剛完成，你的大腦還在吸收那段剛植入的記憶，所以有部份記憶還沒恢復，或是有點生疏是正常的。
智仁：正常？回憶重新植入後我覺得一切都變得不正常了。
嘉興：放心，你很快會習慣的。
智仁：我可不想習慣，那段回憶裡的我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人嘛，我還是喜歡現在的自己。
嘉興：其實有很多人選擇把回憶長期存放在這，沒有領回去的打算。
智仁：為什麼他們不領回去？
嘉興：理由就和他們為什麼把回憶抽出來是一樣的。
智仁：什麼意思？
嘉興：你喜歡羅蜜歐與茱麗葉嗎？
智仁：老實說我只看過動畫版的，畫得實在有夠醜，所以不是很喜歡。
嘉興：我的老天爺，這個世界上竟然有人不喜歡羅蜜歐與茱麗葉。
智仁：其實我周遭還滿多人不喜歡這齣戲的，太悲情了。
嘉興：尼采認為悲劇具有淨化人心的作用，但偏偏多數人較偏愛喜劇，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代人的心靈如此匱乏與空洞。

智仁：醫生，我是問為什麼大部份的人回憶寄放在這後都不打算領回，有關哲學上的探討恐怕超出我的理解範圍。

嘉興：我是在回答你的問題啊。

智仁：你的答案有沒有普通人也能理解的版本？

嘉興：簡單來說，一個人若選擇把某段回憶抽離出來，那段回憶對當事人而言必定是段難以承受的負擔，所以才會用這麼極端的方法讓自己遺忘過去。有些往事造成的傷害並不會因為時間而沖淡，來我們這裡進行手術的人，往往取出的，就是那樣的回憶。

智仁：既然沒什麼人會來領回記憶，那你們應該改叫「思物廢棄處」才對吧。

嘉興：換成這個名字恐怕招攬不到什麼客人吧，這樣恐怕我就得改行了。

智仁：你改行去寫劇本應該也挺適合的。

嘉興：事實上我個人比較偏愛詩和散文的創作，這類的書寫形式不著重虛擬情節或角色塑造，而是種更真實、更純粹的心靈釋放，而且——

智仁：醫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有點累了，想再睡一會兒。

△嘉興一副想欲言又止，想繼續暢言他的創作理念的模樣，最後嘆了口氣做罷。

嘉興：好吧，你再休息一會兒，如果有任何不舒服就按服務鈴。

△嘉興轉身離開病房。

△房門一關上，智仁又拿起日記翻閱，看了一會兒後將日記隨手放到床邊，上半身躺回床上。

智仁：我到底為什麼要割腕自殺？

△寫著「Make the most of that comes, and the least of all that goes.」字樣的拍立得，置放在床邊的矮櫃上，照片裡的智仁和嫚芸笑得很燦爛，照片正中一道垂直撕毀的裂痕，像一條界線，橫亘在兩人之間。

△智仁側過身，拿起拍立得，恢復仰躺的姿勢，將照片舉到眼前，凝神注視著照片。

場：19	景：公寓內/外	昏	人：智仁、房東、筱嵐、西裝男

△房東（男，年約五十）領在智仁的前頭在樓梯間往上走。

房東：偶(我)跟你縮(說)，住在這裡齁，真的很荒(方)便啦，附近什麼都嘛有，像偶們附近的租金現在都嘛直直漲，只有偶這裡沒漲。

△ 智仁面帶假笑，點點頭敷衍地附和房東。
△ 房東走到一戶紅漆已有些斑駁的鐵門前，拿出鑰匙打開房門。
△ 鐵門往內開啟時，門軸發出因生銹且潤滑不足的呻吟。
△ 房東邊領著智仁走進屋內，邊找門旁的電燈開關，將電燈打開。

房東：來，你可以到處看看。

△ 智仁神情緊張，緩緩走進屋內。
△ 智仁走到房間門口，右手掌搭在門把上，深吸一口氣打開房門。
△ 一座沒有床墊的木製雙人床架橫靠在入口對面的牆邊，牆角有一座含房塵布的組合式衣廚。
△ insert第17場智仁的主觀鏡頭畫面。
——床單被血染深了一大片不規則狀的暗褐色塊。
△ 智仁甩甩頭，用力眨了眨眼，眼前又是那座沒有床墊的床架。
△ 智仁的視線移向一進門的左手邊，一座電視櫃倚著牆面，櫃上已積了一層厚塵，一台也朦塵的液晶電視立在櫃上。
△ insert第17場智仁的主觀鏡頭畫面。
——他吃力地翻坐起身，在模糊的視野裡搜尋著電話的蹤跡。
——他腳步虛浮無力地走向電視機櫃上的電話，用左手拿起電話，卻無力握牢，話筒摔到了地上。
——智仁的視線突然歪斜，耳邊傳來一聲悶響，地板倏然出現在他的視野裡，緊貼在臉頰旁。
△ 一陣手機鈴聲響起。
△ 智仁嚇了一跳，慌忙從褲子口袋掏出手機，一不小心沒拿好，手機掉到地上，他蹲上撿起，按上接聽鍵。

筱嵐：這麼久才接電話？在忙嗎？
智仁：剛才在做採訪，沒辦法接電話。
筱嵐：你星期天確定回不來嗎？我爸對飯局取消的事很不高興。
智仁：這我也不敢保證，妳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跑新聞的時候根本無法有一個確切的時間表。
筱嵐：我不管，你星期天一定要趕回來。
智仁：好啦，我儘量。
筱嵐：不能儘量，是一定要做到。
智仁：是是是，一定做到。

△ 房東走到房門口，望著智仁。

智仁：北鼻，我要採訪的另一個人出現了，我先去忙了，掰掰。
房東：先生，阿你是要去採訪誰？
智仁：沒有啦。

△智仁走向房東，欲言又止，猶豫了一會兒後才開口。

智仁：房東先生，請問——你以前有沒有見過我啊？

△房東推了推鼻樑上有些滑落的老花眼鏡，從頭到腳打量智仁一遍。

房東：沒見過。
智仁：你確定？
房東：先生，偶雖然有一點年紀了，但記性還很好，偶很確定偶從來沒見過你

△房東與智仁走出公寓，房東將掏出鑰匙將門鎖上。
△樓下傳來腳步聲。

筱嵐：這次的房子你一定會喜歡，租金雖然比上次介紹你的要貴了點，但這間格局好，空間也夠大，周邊的生活機能也相當便利…

△筱嵐帶著一名西裝男(年約三十五歲)上樓，走到樓梯轉角平台處，與智仁相遇。
△筱嵐與智仁兩人都楞在原地，吃驚地望著對方。

智仁：筱嵐？妳怎麼會在這裡？
筱嵐：這句話是我問你才對吧！你不是說你在南部嗎？萬華什麼時候變南部了？智仁：我的意思是，我又要再下南部了。
筱嵐：你剛剛不是還說你要採訪的人來了，是誰？你旁邊那個阿伯嗎？你什麼時候從社會線轉到家庭副刊了？
房東：偶？為什麼要採訪偶？不要、不要，偶最怕上鏡頭了。

△筱嵐瞥到智仁手裡拿的日記。

筱嵐：你手裡拿的是什麼？
智仁：日…日記。
筱嵐：那本日記你不是丟了嗎？

智仁：我是丟了，但——後來又撿回來了。
筱嵐：捨不得丟是不是？這麼捨不得的話，怎麼不乾脆回去找前女友復合算了。
智仁：我沒有這個意思，我只是——
筱嵐：沒關係，以後你想怎麼做那是你的事，與我無關。

△筱嵐轉身快步下樓，智仁急忙追了下去。
△房東與西裝男兩人尷尬對看。

房東：先生，阿你要不要看房子？

場：20	景：智仁宅	夜	人：智仁

△智仁走進家門，打開電燈開關，整個人楞在玄關。
△家中被佈置得相當精緻漂亮，落地窗上用彩紙貼著大大的「三週年紀念日」。
△智仁試著撥打電話給筱嵐，但撥了幾次都轉進語音信箱。
△智仁頹然地坐倒在沙發上，這時才注意到桌上有個 寫 著「往日時光」的手提紙袋。
△智仁拎起紙袋，從裡面拿出一本繪有軟化時鐘的記事本。
△智仁翻開記事本，立刻看到其中一頁寫有「五月二十五日，心情的天氣又是陰，智仁這個大白痴」的字樣，忍不住會心一笑，但等容很快又斂去了，一張紙條夾在日記裡，寫著「我們分手吧」。
△智仁再嘗試一次撥號給筱嵐，仍舊是語音信箱，他將手機扔到沙發上。
△智仁翻開筱嵐留下的日記，專心地閱讀著。
△窗外下起了大雨，擊打著落地窗。

場：21	景：鎮宇宅	夜	人：智仁、鎮宇

△床頭櫃上的電子鬧鐘顯示時間為AM 1:39。
△鎮宇在床門熟睡，忽然傳來一陣急促、尖銳的門鈴聲。
△鎮宇先是用綿被矇住頭，但門鈴聲持續響著，他大力掀開被子，翻身下床。
△鎮宇打開客廳的電燈開關，走到玄關處，從大門的貓眼窺看外面的來者為何人。
△智仁全身濕答答的站在門外，仍不斷在按著門鈴。
△鎮宇將門打開。

鎮宇：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了？
智仁：我是不是自殺過？

鎮宇：你是淋雨淋到腦子都生鏽了是不是？ 你這麼貪生怕死，怎麼可能自殺。
智仁：我去思物招領處把回憶植回了，我看見我躺在血泊中，血一直流、一直流…
鎮宇：你冷靜點，先進來再說吧。

△ 智仁坐在沙發上，鎮宇拿了條毛巾和一杯熱水給他，坐到他身旁。

鎮宇：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
智仁：我去了一趟我在回憶裡自殺時所住的公寓，結果在那碰到筱嵐，我沒去南部出差的事穿幫了，而且還被她發現那本日記被我撿回來，筱嵐氣炸了。
鎮宇：那她現在人咧？
智仁：不知道，我去過她家，她不在家，手機又一直轉語音信箱，我聯絡不上她。
鎮宇：你幹麻非得要去思物招領處把回憶領回來，有比較快樂嗎？你既然當初選擇要拋開那段過去，為何還那麼不乾不脆？而且我看醫生八成搞錯，誤植了別人的回憶到你的腦袋，搞得你最近愈來愈奇怪。
智仁：我是不是很白痴，一直去追逐曾經拋棄的過去，結果搞得現任女友跑得不見蹤影。
鎮宇：你很白痴這件事你不會是現在才知道吧？
智仁：去你的。
鎮宇：兄弟，現在還不遲，把筱嵐找回來吧。
智仁：是她想和我分手，就算找到了，她也未必會願意再給我機會。
鎮宇：你不是打算和她求婚嗎？我們想辦法把那個surprise party弄得好一點，她一開心，肯定會原諒你的啦。女人一旦感動，什麼事情都變得很好商量。只是你要好好把握住這次機會，別再讓她失望了。

△ 智仁將手錶脫掉，翻到背面，看著刻在手錶背面那兩行英文字。

場：22	景：智仁宅－客廳	日	人：智仁、嫚芸、鎮宇

△ 錶後刻著「Make the most of that comes, and the least of all that goes.」
△ 嫚芸專注看著錶後的那兩行字。
△ 鎮宇湊到嫚芸旁邊，想一探嫚芸在看的什麼。

鎮宇：這兩行字什麼意思？
嫚芸：逝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。

△ 鎮宇看著手裡的思物招領處名片。

鎮宇：你真的——打算這麼做嗎？
嫚芸：把我忘了，對智仁比較好。
鎮宇：妳又不是他，妳怎麼知道這樣做對他比較好。
嫚芸：你又不是我，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他比較好。
鎮宇：如果將來他知道這件事我也有參與其中，一定會把我宰了。
嫚芸：放心，他不會有機會知道。
鎮宇：我幫妳問看看，這件事有點不好處理，嘉興那傢伙未必願意幫忙，他這個人做事一板一眼的，要說服他違反規定有些困難。
嫚芸：我相信你一定能說服他的。

△兩人一陣沉默，嫚芸喝著酒，鎮宇抽著菸。

鎮宇：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他都願意陪妳走下去，妳又何必呢？
嫚芸：他願意但我不願意，我不想拖累他。
鎮宇：真的治不好嗎？那個阿茲什麼症的。
嫚芸：阿茲海默症。
鎮宇：所以妳以後也會把我忘記嗎？
嫚芸：會哦，我連智仁都不記得了，怎麼會記得你。
鎮宇：說的也是。

△ 鎮宇拿起一罐啤酒，拉開拉環，遞給嫚芸，接著也幫自己拿了一罐。

鎮宇：妳知道為什麼啤酒冰的時候比較好喝嗎？
嫚芸：為什麼？
鎮宇：提醒我們有酒就要快點趁冰喝，所以別發楞了，繼續喝。
嫚芸：你總是有一堆歪理。

△ 兩人酒瓶互碰一下，仰頭灌下啤酒。

場：23	景：咖啡廳	日	人：鎮宇、嘉興、背景人物若干

△ 鎮宇與嘉興坐在咖啡廳靠角落的雅座裡，兩人桌上皆有杯咖啡。

嘉興：這樣做是違返規定的。
鎮宇：如果合乎規定還需要找你嗎？

嘉興：思物招領處畢竟被屬於醫療業，這件事一不小心，很可能要吃上醫療糾紛的官司，以我們的交情，我實在沒必要為了你冒這麼大的風險。

鎮宇：不是為了我，是為了嫚芸。

嘉興：目前世界上還沒發現阿茲海默症有效的醫療方法，但我的老師是腦部醫學方面的世界權威，他研究阿茲海默症很多年了，前陣子聽說他的研究有重大突破，有機會的話，我可以介紹嫚芸到我們老師的機構去治療。

鎮宇：謝謝。但別扯開話題，我剛剛提的那件事，你幫還是不幫？

嘉興：我總有一天一定會被你害死。

鎮宇：這句話你說了這麼多年，不都還活得好好的。

嘉興：我先聲明，我不是為了你，而是嫚芸這個舉動太讓我感動了，若從戲劇的角度來看，毫無疑問她的所作所為充滿了一種tragedy的美學，是這齣tragedy所能劃下的最完美的——

鎮宇：夠了，謝謝你願意幫忙，但戲劇理論就免了，每次聽你講這些「催不催迪」的東西我的頭就在痛。

嘉興：是tra—ge—dy。

鎮宇：服務生，埋單。

場：24	景：智仁宅	夜	人：智仁、嫚芸

△ 智仁坐在客廳沙發上，電視正在播放英雄系列電影，嫚芸站在他旁邊，遞了張表單給他。

智仁：婚前健康檢查？

嫚芸：對呀，過兩天你放假的時候，我們去做婚前健檢好不好？

智仁：可以是可以，只是有點突然，之前都沒聽妳提過。

△ 智仁將表單接下，正要細看表單上的內容時，嫚芸又遞了支筆給他，順勢擋住表單上的內容。

嫚芸：健檢的項目有點複雜，你先在最下面的欄位簽名，之後到醫院護士會向我們詳細講解。

智仁：哦。

△ 智仁不疑有它，簽下名字，將表單還給嫚芸後，將注意力轉回電視。

△ 嫚芸看了一眼表單上智仁的簽名。

△ 表單上的表頭寫著「思物招領處手術同意書」。

場：25	景：思物招領處手術房外/內	夜	人： 嫚芸、鎮宇、嘉興、護士/智仁

△ 嫚芸和鎮宇站在手術房外，嘉興與護士從走廊另一側走向手術房，嘉興停在嫚芸面前，護士也隨著嘉興的腳步停止前進。

嘉興：放心，這個手術沒什麼危險性，你們不用太過擔心。
嫚芸：我知道，只是——醫生，我還能不能進去和他說幾句話。
嘉興：照規定來說是不行的，而且他現在已經是麻醉狀態，聽不到妳說的話。
嫚芸：我知道，但我還是想再見他最後一面，和他說最後幾句話。
嘉興：好吧，反正我都已經違返規定進行手術了，何必在乎又多一條小違規的紀錄。

△ 嫚芸按下手術房旁邊的開關，房門發出嘶的一聲向一旁滑開。
△ 嫚芸走到手術台旁，看著臉上戴著氧氣罩，兩眼闔上有若陷入深沉睡眠般的智仁。

嫚芸：北鼻，對不起，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我知道我的脾氣不好，生病之後，我的脾氣又變得更壞了，謝謝你對我的包容，和我在一起你好辛苦哦——

△ 嫚芸說著說著，終於忍不住開始哭泣。

嫚芸：我的病會讓我一直忘東忘西，有一天，我還會連你都忘記，所以，你也把我忘記，這樣對你才公平。北鼻…把我忘記…是我送你的生日禮物，生日快樂。

△ 嫚芸的一滴眼淚滴到智仁的眼角，再從智仁的眼角滑落，彷佛是智仁在流淚。
△ 淡出。

場：26	景：社區地下室	日	人：智仁

△ 智仁站在地下室的垃圾筒前，手裡拿著早已破爛不堪，記載著與嫚芸過往的日記。
△ 智仁掀開「一般垃圾」的筒蓋，將日記扔了進去。

場：27	景：智仁宅—房間	日	人：智仁、鎮宇

△ 智仁在房中看著自己那一面貼滿頭版頭條的報紙，一一將這些報紙撕掉。
△ 鎮宇聽到房內有聲響，探頭進來。

鎮宇：你幹麻把那些報導都撕掉？你不是想紀錄自己上頭條的次數嗎？

智仁：新聞講求的是時效，牆上這些都已經是歷史了，就算我的報導上過再多次頭條，每一次報導一樣是重頭來過，並不會因為我上頭條的次數比較多，寫的新聞就比較容易上頭條。

鎮宇：這和你把報導撕掉有什麼關係？

智仁： Make the most of that comes, and the least of all that goes.

鎮宇：你可以說中文嗎？

智仁：不行。

鎮宇：不過你要去找筱嵐陪罪，為什麼連我都要一起？干我屁事？

智仁：因為你也是共犯啊，當初為什麼不阻止我去思物招領處？

鎮宇：怎麼現在連你說的中文我都聽不懂了，我明明就阻止你好幾次，是你不聽智者言，吃虧在眼前。

智仁：你別在這五四三，party那邊的事情都搞定了沒？

鎮宇：廢話，你在那自怨自艾的時候，我可沒閒著。

△ 鎮宇的手機傳來簡訊聲，他拿起手機點開簡訊內容。

△ 簡訊裡寫著「我現在人在思物招處處對面的咖啡廳　嘉興」。

鎮宇：我出去一會兒。

智仁：我們晚點直接在筱嵐家樓下碰頭。

場：28	景：咖啡廳	日	人：嘉興、鎮宇、背景人物若干

△ 鎮宇與嘉興在雅座面對面坐著。

鎮宇：莎士比亞，你到底是把什麼鬼東西植進智仁的腦袋，他前陣子變得有夠詭異的。

嘉興：我是隨機找一個已經超過五年沒來領回的記憶植進他的腦袋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腦袋新增的那段回憶是什麼。

鎮宇：你這樣做也太不負責了吧。

嘉興：是你要我想辦法別讓他恢復有關嫚芸的記憶，也許你可以先說聲謝謝，畢竟我這麼做可是承擔了很大的風險。

鎮宇：算了，我問你，嫚芸最近的情況怎麼樣？

嘉興：我老師前陣子試了一個新的物理療法，可以刺激大腦，防止神經元和突觸萎縮，甚至可以清除部份β類澱粉蛋白質堆積——

鎮宇：夠了，謝謝你的醫學講堂，我只要你簡單告訴我嫚芸的狀況就好。

嘉興：嫚芸的情況已經好轉不少，雖然部份已經喪失的長期記憶已無法再修復，但失憶的情況已經被抑止，也就是說，她目前不會再有其他長期記憶再喪失，而且——她前陣子回台灣了。
鎮宇：她前陣子回台灣？這麼重要的事你怎麼沒告訴我？
嘉興：因為我也是昨天和老師通電話，才知道這件事的。
鎮宇：那知道她目前住哪嗎？
嘉興：這我就不清楚了。

△ 兩人陷入一陣短暫的沉默。

嘉興：對了，有個東西要給你。

△ 嘉興從上衣口袋拿出一張拍立得照片，滑過桌面遞給鎮宇。
△ 照片是嫚芸以手持的方式，拍下智仁、嫚芸、鎮宇三人的自拍合照。

嘉興：這應該是智仁那天來植回記憶的時候，從他日記本裡掉出來的。

△ 鎮宇看著手裡的照片一會兒，又將照片放回桌面。

鎮宇：這張照片我還是不要了，你留著吧。

△ 鎮宇看一眼手錶，拿起桌上的帳單。

鎮宇：時間不早了，我還有事，改天再聊吧。

場：29	景：獨立書店內/外	昏	人：嫚芸、書店老闆/智仁、鎮宇

△ 嫚芸進到店內，手裡提了一大袋東西。

老闆：小嫚，又有新貨要來寄賣啦？
嫚芸：是啊，老闆，我的東西在你店裡賣得怎麼樣？
老闆：還不錯啊，妳的東西是在寄賣專區裡最熱銷的。

△ 嫚芸邊問邊在店裡逛著，走到都是放手作物品的那個陳列櫃前，數著其中一櫃的手作記事本的數量。
△ 智仁在人行道上快步走著，在經過獨立書店時忽然止住了腳步，他抬頭看向招牌。

△ insert第21場

—— 智仁頹然地坐倒在沙發上，注意到桌上有個繪有復古人物的手提紙袋。

△ 智仁走到入口，推開門，一隻腳才剛踏入店內，一隻手忽然拍了他的肩膀一下。

鎮宇：老兄，已經沒時間讓你慢慢逛大街了，你今天可不能遲到啊。

△ 聽到入口的風鈴聲響起一串叮鈴脆響，嫚芸望向入口。

△ 從嫚芸的角度僅能從半開的門，看到智仁三分之一的臉龐，無法看清全貌。

△ 門再度關上，透過霧面彩繪玻璃，可以看到智仁與鎮宇模糊的身影一同離去。

老闆：怎麼了？

嫚芸：剛才——門外的那個人我好像在哪看過，但我沒有真的看到他的長相，所以不是很確定，也許是我認錯了。

老闆：說到這個，前幾天，就是買了妳那本有軟趴趴時鐘的記事本的小姐，和妳長得還滿像的，我差點把她誤認為是妳。

嫚芸：那她一定很漂亮。

老闆：當然，不過比妳差一點。

△ 嫚芸朝老闆露出一抹微笑，當老闆繼續整理書架上的書籍時，她視線轉回入口處，臉上的微笑漸漸消失。

△ 嫚芸若有所思地看著入口處一會兒，才再度將注意力放回陳列她所寄賣作品的書架上，臉上再次慢慢綻開笑容。